

情海归帆

馮玉奇著

長篇言情
社會小說

情

海

歸

帆

上海大明書局印行



版再月九年六十三國民

有 所 權 版
究 必 印 翻

全書一冊：實價

(外埠酌加郵匯費)

編著者：馮 玉 奇

校閱者：周 曉 光

出版者：大 明 書 局

經售處：國內外各書局

總發行所：大 明 書 局

上海山東中路一四三號

說小會社 情言篇長

情海歸帆 目次

- | | |
|---|--------------------|
| 一 | 同病相憐傷心人無獨有偶……………一 |
| 二 | 愛河徬徨失意者又遭創傷……………二〇 |
| 三 | 一封書信無頭案水落石出……………三九 |
| 四 | 兩全其美有情人終成眷屬……………五六 |
| 五 | 欲報大德爲友情費盡心機……………七二 |
| 六 | 見花折花薄倖郎黃金作祟……………八七 |
| 七 | 驚芳心孤零零產下麟兒……………一〇二 |
| 八 | 抱俠腸悔誤良重圓破鏡……………一一八 |

長篇社會
言情小說

情海歸帆

(葉落西風續集)

馮玉奇新著

一 同病相憐傷心人無獨有偶

天空是灰暗的，好像愁眉不展地沉着臉兒；忽然刮起了幾陣西風，那像重巒怪峯般的浮雲，更像捲土似的掩了上來。彷彿沙漠之中散佈着無數的牛羊，在互相地傾軋蠢動；又宛如萬馬奔騰地橫掠在天際，正在衝鋒殺敵的樣子。

風是愈刮愈狂，更施展着它無限的威力，把那幾扇玻璃窗子也吹得颯颯地作响；好像不堪那暴力的威脅，而發出了不平掙扎的吼聲。這時室內的床上，躺着一個年輕的姑娘。她的頭髮是那樣的蓬鬆散亂着，兩頰像火炭似的一團，從這情形看來，顯然她身子是有着一點兒不舒服，她聽了那發狂的風聲，微仰了粉臉，呆呆地望着窗外出神。忽然看到一張落葉，在狂風的漩渦間已經是失却了牠自主的能力，忽東忽西，忽上忽下的飄飛。也不知爲什麼緣故？那姑娘的眼角旁，頓時湧上一顆晶瑩瑩的淚水來。同時她的耳朵旁邊，好像流動了這末幾句的話：

「妹妹！你不要哭呀！人生百年，也等於白駒過隙。早死遲死，也不過是時間問題而已，想你妹妹本是一個未亡人，雖然我到了上海之後，也有一個知心着意的好朋友，他待我是多麼的癡心；我幾次被他熱情而幾乎昏迷了理智，但祖貽悲慘沉痛的

血海大仇，終於提醒了我在情海中的迷戀。妹妹！常言道：死有重於泰山，輕於鴻毛之分別。我今日爲報仇而死，我死亦瞑目的了。你不要傷心，好在曉保和你已經言歸於好了；這在我當然是更感到死無掛念的了！……」

「妹妹！我不是都給你安擺好了嗎？況且你有曉保會愛護你，你將來一定有幸福的樂園。所以你不要難過，你不要哭呀！」

原來這個少女就是陶綠美，綠美自從曉保和姊姊紅美死了之後，剩下她孤零零一個人是多麼的悲痛欲絕呢？她覺得心頭是空空洞洞的好像是失却一顆心那麼的心酸難受，終日淚不乾的傷心憂鬱，因此愁愁悶悶的也就生起病來了。此刻她見了西風中的落葉，不免觸景生情，所以把姊姊過去對自己說的那最後幾句話，又在她腦海裏浮現上來，她覺得姊姊的可憐，同時也感到自己的可憐，因此忍不住又暗暗地哭泣了一回。不料正在這個時候，忽然一陣陣的電光，忽暗忽明的在天空中閃爍着。在每一次閃爍之後，那天上的濃雲也就更加驟聚攏來，四周是顯現得很恐怖，好像完全變成了一個黑暗世界了。

「隆隆！轟隆！」突然山崩海倒似的來了一個响雷，跟着便有蛇一般的電火竄出濃雲堆來，剎那間，傾盆似的暴雨，好像幽壑間的山瀑，沖破了這一片大地上的塵幕，使天空中那飄飛的落葉，終於消失在雨水之中而墜入泥地裏了。

綠美覺得姊姊始終是象徵着一片落葉，但現在那張落葉是永遠地得到歸宿了，她不會在這黑暗的世界中再受着無限的煩惱了。正在靜靜的悲思，淚珠兒佔有了她整個的面龐。忽然

門外一陣篤篤的聲音，顯然是有什麼人來了。綠美慌忙的收束了眼淚，低低的問道：

「是誰？」

「是我，陶小姐！我是喬大保？」

「哦！喬先生嗎？請進來罷？」

隨了綠美這兩句話，那門拳兒一轉動，就見一個年輕的男子悄悄地推門進房，綠美見大保頭上戴了呢帽，身上穿了大衣，但混身却被雨水淋得像落湯雞似的樣子，一時心中很過不去，便呀了一聲，說道：

「喬先生！這麼大的雨，您怎麼會來呀？」

「我坐車子剛跳下弄堂口，那大雨就落下來了。陶小姐！您怎麼病了嗎？」

大保脫了呢帽，放在桌子上。一面取了手帕擦拭臉上沾着的雨水，一面回頭向她望着，很關切的低問。綠美點點頭，烏圓眸珠在長睫毛裏一轉。說道：

「大概受了一點感冒，沒有什麼關係。喬先生！您把大衣也脫下來晾晾乾吧！真對不起，還勞您來望我，可是我有病在身，却恕我不能招待你了。」

「那裏那裏？陶小姐！你說得別那麼客氣呀！你生了病，我本來也不知道，是舅父告訴我的，說你已請了好多天病假，我才曉得的，陶小姐！你可會請大夫瞧過沒有？」大保聽從綠美的話，把大衣也脫下了，丟在沙發上，然後走到床邊去，一面低低的說，這神情是顯得十二分的溫和。綠美點點頭兒，說道：

「今天早晨房東太太給我去掛了號，請陸伯民大夫來診治過一次。」

「陸大夫怎麼說呢？你這病是什麼病症？」

「他說外感風邪，內積憂鬱，且吃了一劑方子，再作道理。」

「唉！陶小姐！我勸你終得放寬一點兒胸懷，身子保重要緊。」

大保聽她這樣回答，他微微地蹙了眉毛，却是嘆了一口氣，然後用了忠實的態度，向她勸告，綠美聽他這樣說，却沉默了一回，不知怎麼的？心中反而更加傷感起來，眼皮兒又慢慢地潤濕了。大保被她一哭，心中想起了紅美，於是也黯然神傷，呆呆地愣住了一回。綠美方才一撩眼皮，向他瞟了一下，低低的說道：

「喬先生！你請坐一回，真不好意思，請你自己在熱水瓶裏倒盃茶喝吧！」

「我不要喝茶，陶小姐！你不用招待我的。」

大保只才退到椅子上去坐下了，他在袋內摸出烟捲來吸着說。這時房中是陰沉沉的，窗外風雨之聲，俄而似千軍吶喊，俄而似萬馬奔騰。聽到他們兩人的耳朵裏，不覺有些心驚肉跳的樣子，綠美因為室內光線太暗澹，遂伸出玉臂來，在床頭邊的電燈開關上亮了電燈，這就見燈光四周瀰漫了一圓圈一圓圈的從大保口裏噴出來的烟霧，大保好像在沉思的樣子，抬頭望了她一眼，低低說道：

「陶小姐！你既然有病，應該僱個女傭服侍服侍你才好。否則，晚上要茶要水，怎麼辦呢？難道你自己拿嗎？這到底太不便當了。」

「幸虧這兒房東太太倒很熱心，她時常抽空上來服侍我的，我終希望睡兩三天就好起來，所以一時裏要僱個老媽子，那也很不容易。」

「我想你還是住到我家中去，因為我爸媽對你的印象也很好。」

「謝謝你好意，但我不好意思打擾你們。再說我是有病之人，住在你們府上到底也太不方便了。」

綠美搖了搖頭，婉言的謝絕了，大保見她不肯，當然不好意思強勸她，遂沉吟了一回，又想到了似的問道：

「陶小姐！你喝過了藥沒有？」

「還沒有送來。」

「誰在給你煎呢？」

「叫藥店裏代煎好了送來的。」

大保聽了，方才明白，遂點點頭，不再說話，於是四周的空氣，又相當的沉寂，只有外面暴風狂雨的聲音，好像天空要倒坍下來的樣子。大家這樣呆呆的沉默着，這也不是一回事。綠美覺得自己站在主人的地位，應該要想些什麼話來談談，否則，倒似乎冷淡了人家。於是隨便問道：

「喬先生學校裏快放寒假了吧！」

「是的，只有二十天光景，下星期開始要大考了。」

「姊姊在日的時候，時常說你人品很好，而且又很用功，我想你學校裏成績一定是很不錯的。」

「很慚愧！像我這樣青年，對社會國家實在太沒有貢獻了。」

綠美所以這樣的搭訕着，也無非是調和着這室內寂寞的空氣。但聽到大保的耳裏，她感到有些惶恐，兩頰不免浮現了一層紅暈，很不好意思的回答。綠美還含笑連說了兩聲太客氣，經過了這幾句談話，好像又覺得沒有什麼可說了，忽然梳妝檯上的那架座鐘鳴了四下，綠美才意識到時候已經不早了。遂向大保望了一眼，央求着說道：

「喬先生！對不氣！給我代去叫一聲房東太太好嗎？」

「你有什麼事情要辦，我給你幹好了。」

「不！我怎麼敢勞你？……」

「沒有關係，陶小姐！我和你雖然還只有剛才認識，但我和我弟弟認識久了，而且手和你姊姊也認識久了。所以說起來，我們之間也可算是老朋友了，那你何必還要跟我太客氣呢？」

大保說着話，已站起身子來，滿面顯着溫情的微笑。綠美雖然覺得他說的未免近乎有些自說自話，不過芳心中却並沒有感到他的討厭可憎，遂也微微的笑起來。秋波水盈盈的逗給他一個媚眼，說道：

「我想時候不早，叫房東太太代我買一點點心來給你吃，別的沒有什麼事情。」

「那可不用了，因為我一點兒也沒有餓，你是有病的人，我來望望你，誰知倒叫你爲了我忙起來，這叫我心中不是反而不安嗎？」

「忙不了什麼，其實這也是便當的事情。」

「但是我真的不餓什麼呀！瞧，外面雨落得這樣大，麻煩人家也不好意思。」

大保說到這裏，忽然另外又有一個感覺浮上他的腦海，這就呀了一聲叫起來，顯出埋怨自己的表情，望着她紅紅的嬌靨。笑道：

「瞧我這人真也太糊塗了，只管自己，沒有想到人家，也許你肚子有些兒餓嗎？如果真的你想吃些什麼？我馬上可以給你去買了來，其實這一些小雨原算不了什麼的！」

「謝謝你！我實在也不想吃什麼。」

綠美聽他一回兒說雨大，一回兒又說是一點點小雨，這前後說的真是太顯矛盾一點了，因此忍不住抿嘴好笑起來了，不過仔細的想來，他完全是爲了對我熱心的表示，所以她又向大保很感激地回答，大保被她一笑，覺得她這一笑似乎包含了一點神祕的作用，這就不免有些難爲情，微紅了臉兒，又退回到椅子上去坐下了，就在這時，房外又有人敲門了。大保連忙去開門，見門外站着一個穿雨衣的男子，手裏拿了兩隻小小的熱水瓶，向大保問道：

「你們這兒姓陶嗎？」

「是的，你是送藥來的嗎？」

大保一望而知是送藥來的，遂一面點頭回答，一面伸手接過藥瓶，那送藥的也就匆匆的下去了。綠美望着大保，問道：

「藥送來了嗎？」

「唔！陶小姐我把頭汁藥先倒出來，服侍你喝下了。早點喝下，早可以見效。」

大保回答着說，一面取過玻璃盃，把頭汁藥倒在玻璃盃內，然後又在熱水瓶裏倒了一盃開水，預備給她過嘴用的。他拿了藥盃，走到床邊，綠美很感激的表情，望了他一眼。先開口說道：

「這可好了，你是客人，怎麼倒叫客人來服侍我？那叫我不太不好意思。」

「只怕我粗手毛腳的不會服侍，假使你不嫌我的話，我倒願意給你做個看護。」

「這……那兒敢當呢？」

綠美聽他這樣說，心中不免蕩漾了一下，她粉頰上的酒渦兒也不免深深地揪了起來

保見她雖在病中，但這意態還是那麼的嫵媚可愛，心中也很歡喜，手捧藥盃子，微微的笑着：

「藥快涼了，還是早些喝了吧！」

「這藥汁不知苦不苦？我生平就最怕吃苦味的藥。」

「讓我先嚐嚐看，唔！不苦，一點也不苦，你放心喝好了！」

大保聽綠美這樣說，爲了要表示自己多情起見，遂把盃子先湊到自己口邊去試了一試。

雖然這藥汁的滋味是苦得難咽，但他假意兒還裝出一些不苦的表情，一面坐到床邊，一面挽着綠美的頸子，服侍她喝下藥去。綠美在喝到口裏的時候，方知上了他的當，不由緊鎖柳眉，呀了一聲，但大保却連說快喝快喝，不要怕呀！綠美不好意思把喝在口裏的藥汁再吐出來，因此勉強強的也只好大口兒嚥嚥嚥的喝了下去。在喝完了之後，綠美方才急急的說道：

「對不起，快拿開水給我過嘴。」

大保連忙給她連喝幾口開水，然後端着痰盂罐，讓她吐去了開水，大保又把自己手白來，給她揩拭嘴旁的水漬，微笑道：

「可不是？一些兒也不苦的！」

「啊呀！苦得我要命！你還說不苦哩！」

「不苦不成良藥，藥總有些苦味的，陶小姐！你真還像是個小孩子的模樣。」

綠美聽他還說不苦，便瞅了他一眼，哭裏帶笑的說。她把舌頭伸了伸，表示開水過了嘴後還是十二分苦澀的意思，大保瞧了有趣，遂忍不住笑起來。但綠美被他一說還像小孩子似的，因此倒又不好意思了，望着他赧赧然的一笑，把粉臉兒別了轉去，大保知道她是怕羞的意思，遂又一本正經的態度，說道：

「喝了藥後，是應該好好兒的睡一回子，陶小姐！我給你被兒攏攏好吧！」

「喬先生！我真感謝你。」

綠美見他這樣溫情蜜意的服侍自己，心中自然萬分感動。遂轉了轉眸珠，低低的回答，但大保在給她攏被兒的時候，手指偶然碰到綠美的粉臉，覺得還是十二分的燙手，這就皺眉說道：

「陶小姐！你的熱度很高呀！我說你千萬要靜靜的休養才好。」

「我想喝了這藥汁之後，明天熱度一定會退盡的。」

「那當然囉！希望這樣是再好也沒有了。陶小姐！你靜靜的睡吧！」

「那麼你？……」

「我沒有關係，在你房中坐一回兒好了，等你一覺醒來，我再服侍你喝二汁藥。」

「哦！那味藥實在太苦了，二汁藥我想不喝了。」

綠美聽他真的要觀看護似的服侍自己，這就哦了一聲，微笑着回答，大保忍不住好笑

遂搓搓手兒。說道：

「別鬧孩子氣了，看了大夫，不喝藥，那不是白看嗎？」

「嗯！……」

大保見她似乎不勝嬌羞的意態，像小孩子撒嬌地嗯了一聲，嫣然地笑着，却別轉身子去了，知道她有些難爲情，遂退到沙發椅子上坐下，由不得呆呆地想了一回子心事。偶然瞧到自己手指上那枚鑽戒，這是紅美臨死時候給我戴上的，她本來有着兩枚，一枚套在自己手指上，還有一枚却套在綠美的手指上，她雖然口裏並沒有說什麼話，但猜度她的用意，好像是

希望我們結成一對的意思。因為她死的時候，綠美是曾經把曉保死了的消息向她告訴的。那麼在她芳心裏自然也很替綠美可憐，剩下了我們這一對破碎了心兒的可憐人，也只有互相慰藉的了。不過這兒還有一個很大的問題，就是在紅美給自己的信中，曾經有過這麼幾句話。『茲尚有一事相告，諒先生還在夢中。舍妹綠美與令弟曉保，情愛至篤，早已心心相印，我雖垂死之人，尚戀戀於同胞手足，我死之後，萬望先生在尊大人處代為撮合，使我們弟妹得能花好月圓，結為良緣。……』在她這幾句話中想來，恐怕弟弟和綠美已發生過體膚之親熱了。雖然在我原也不講究這些問題，但良心上，好像有些對不住我已死的弟弟了。大保想到這裏，把心中的熱望又冷了一半。一回又想，我之所以和紅美相愛，是因為彼此情投意合，惺惺相惜的緣故，現在綠美的容貌雖然和姊姊相像，但性情是否相同，那當然還不得而知。所以我和綠美的關係，在眼前是只好算為一個極普通的朋友罷了。

大保是只管暗暗的細想着，外面的風雨好像細小得多了。但窗外的天空，確實是黑暗下來，一瞧手錶，已經六點相近，床上的綠美，好久沒有動靜，大概已經是睡着了，大保忽然想到了一件什麼事情，他便站起身子，披上大衣，戴上呢帽，悄悄地走出房外去了。

不到一刻鐘之後，大保又悄悄地回來了，他手裏拿了許多糖菓，以及麵包牛奶肉鬆等食物，輕輕地放在桌子上，又脫了大衣呢帽。回頭望望床上的綠美，却還沉沉地睡得香甜。心中不由暗暗歡喜，她這一覺醒來之後，熱度一定會減退一點，正在想時，忽然床上的綠美，哇的一聲哭起來了。大保心中倒是吃了一驚，連忙走近床邊去看，見她兩眼還微微的閉着，

知道她是在做夢了。於是輕輕的搖撼着她身子，還低聲兒呼道：

「陶小姐！陶小姐！你夢魘了！」

「嗯！你不要走，你不要走！……」

綠美雖然是被大保叫醒了，但她口裏還連說了兩聲你不要走，同時她的喉間還哭泣得息息有聲，大保忍不住好笑道：

「我沒有走呀！陶小姐！你夢見了誰走啦？」

「喔！喬先生！我做了夢哪！」

綠美睜開眼睛，向大保望了一眼，似乎有些不好意思的樣子，低低的告訴，大保點點頭，微笑着問道：

「你夢中看見了什麼人？他要走了，你不給他走嗎？」

「我……夢見了姊姊。……」

綠美吱吱唔唔了一回，方才低低的回答，她蹙了細長的眉毛，臉上似乎浮現了無限的隱痛。大保聽她說夢見了紅美，這句話也會勾起他的傷心，因此大保的笑容收斂了，而且還長地嘆了一口氣。急急的問道：

「她對你說些什麼話？可曾提起了我沒有？」

「模模糊糊的，我記不清楚，因為她要走了，我拉住她不肯放。」

大保聽了，沒有再回答什麼，他似乎默默地在悲哀的樣子，綠美見了，心中暗想，可見

大保和姊姊感情實在也很不壞，否則，他也決不會顯出這樣悲痛的表情了。於是又搭訕着問道：

「喬先生！現在幾點鐘了？」

「已經六點多了，你這回子倒睡得很好。」

大保方才又平靜了態度，向她低低的告訴。綠美呀了一聲，秋波逗了他一瞥感激的目光。說道：

「想不到我已睡着兩個鐘點了，喬先生！你一個人就這麼靜靜的陪伴在我房中嗎？那真是太對不起你了。」

「你不要客氣，我想服侍你喝二汁的藥了。」

「嗯！不！怎麼你沒有忘記叫我喝藥這回事嗎？」

綠美一聽到喝藥，她又怕起來的樣子，嬌媚地回答，大保聽她問得有趣，倒忍不住又好笑起來。說道：

「喝藥是件最要緊的事情，我如何會忘記呢？」

「不過，我現在熱度已退了不少，說不定明天就好起來了。」

「那有好得這麼快的？陶小姐！你還是喝了罷！」

大保不管她同意不同意的，就把二汁的藥又倒向玻璃孟子內，向她認真的勸告，綠美有些急的樣子。說道：